

书周福全家以观究竟。几天之中，原住三经路一带的中国官员的宅第，俱遭日军抄搜洗劫。我家也被掠走一空。我居周家一周，眼看大势已去，也从沈阳逃到北平。

（摘自《吉林文史资料》第十一辑）

沈阳沦陷纪略

熊正平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的前夕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，我（当时名熊飞）任沈阳市公安局督察长兼公安总队长，公安局长由辽宁省警务处处长黄显声将军兼任。当时沈阳市武装力量除正规军队外，全市警察和公安队共约2 000人；其它各县也都有警察和公安队，人数按县的大小有所不同。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两个月，沈阳形势即日渐紧张。我接到情报后，都随时向警务处长黄显声报告。黄曾在一次省政府会议上向省主席臧式毅提出报告，并亲见代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职务的荣臻参谋长作了报告。臧、荣二人都指示黄迳报张学良，黄遂亲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。他回来向我说：“副司令派王维宙（王树翰）代表他到南京请示中央了，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，日本不能强占我领土，万一日本进攻，也不可抵抗，以免事件扩大，处理困难。副司令又说，‘你们地方武装可加紧训练，严加戒备’。”黄显声回来后即将辽宁公安队改编为12个总队（3县至5县编为一总队），并拟请更换武器，以

备必要时使用。

是年8月中旬情况更加紧张：中国人到南满、安奉路线工作渐形困难，日本关东军大量向沈阳集中，并在沈阳南满站日本忠魂碑附近架设大炮数十门，炮口指向城内。日本侨民纷纷传说，日军将占领沈阳，解决中村事件问题。我向黄显声报告后，黄又据情向荣臻、臧式毅请示，万一日军进攻，如何处理。荣、臧指示说：“中央一再指示，避免冲突，不可扩大事件。”9月17日早10时，荣臻与日本关东军代表会谈中村事件的解决办法，承认惩办凶手，赔偿损失。荣臻、臧式毅等认为这一事件既已如此解决，即可望不致扩大了，因而未作任何应变措施。

日军进占沈阳实况

9月18日晨，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由日本国内回到沈阳与本庄繁见面，闻其携有密谋，将采取爆发行动。我得此情报，遂向黄显声报告，黄当晚到市公安局办公。夜10时20分钟，日本南满站忠魂碑附近的炮兵突然开炮向我北大营射击。10时50分，王以哲也赶到市公安局，与黄显声会商如何应付。王以哲表示如被攻击，即服从命令，退出北大营，向东山嘴子东北讲武堂撤退。黄显声则表示公安各分局队将尽力支持，非到不能抵御时，决不放弃驻地。

9月19日晨，日军占领了北大营，复向我军追击。第七旅撤退到东山嘴子后，会同讲武堂官兵学生向海龙方向撤退。同日，日军攻占我沈阳市商埠地及大小西关，这些地区的各警察分局及公安分队与日军接触后，颇有伤亡，余部集中东关公安总局及公安总队部。

9月20日，日军继续攻占我大小北关和大小南关；日军飞机多架，不时在空中侦察，有时扫射，居民有些伤亡，并有坦

克车多辆，在街上纵横驰骋，商民愤恨异常。时市公安局尚能与臧式毅通电话。20日下午日军占领了沈阳兵工厂及东塔飞机场，并开始于其占领区派持枪上刺刀的士兵，在重要的街巷路口站岗，并有日本宪兵向民户搜查武器及抗日分子。沦陷区的警察及公安队除向总局及总队部集中外，尚有一部分分散潜匿于各人家中。当时大汉奸赵欣伯开始作建立伪政权的活动。

9月21日夜，沈阳砖城各城门及东关公安总局、公安总队部大门，先后被日军坦克车攻开，守门公安队颇有伤亡。在总局及公安总队部集中的员警及公安队官兵受黄显声的指示，尽量携带武器弹药，以分局分队为单位由后门退出，连夜经新民向锦州集中待命。

22日，伪自治警察局成立，伪警左臂带白臂章，以维持秩序为名，实际是伪政权的开始；同时地方维持会也在酝酿成立。荣臻、黄显声看到形势日非，遂化装去北京，请示以后行动。臧式毅未及走脱，在家被日军包围。我督率警务处人员及沈阳市警察及公安队分散潜匿市内的人员，向锦州集中。当时其他各机关公务员及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不甘心为敌人利用者，纷纷由皇姑屯上火车转赴锦州或北京。当时皇姑屯至北京的铁路尚能通车，但皇姑屯车站有日军放哨，检查甚严。

我率大部警察及公安队到锦州后，受黄显声指示，整编警务处及公安骑兵3个总队。9月底，米春霖奉张学良命令由北京到锦州，代理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的职务，其他各省府委员及厅处长也多到达锦州。辽宁省政府在锦州正式成立，荣臻也率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大部分职员到锦州办公。当时据我方遗留在沈阳市的人员向锦州的辽宁省政府报告说：日军逼迫臧式毅仍以省主席名义办事，但称新政权（即伪政权）。至此，沈阳遂全为日军占领。

东北当局平时对日军既毫无作战准备，事变起来又不抵抗，致使大批作战物资均被日军掳去。东北兵工厂一处即损失步枪95 000余支，各式机关枪2 500余挺，各种口径的大炮650余门；迫击炮厂损失各式迫击炮2 300余门；东北航空处损失各种飞机260架。此外，还损失了大批的弹药、器械、被服、粮秣等。而在沈阳的驻军如东北步兵第七旅、长官公署卫队、东北讲武堂、辽宁省警务处、省会公安局等亦损失武器甚多。至于东三省官银号、边业银行、中国银行以及其他各机关、企业、学校等损失的物资更是不计其数。

（摘自《吉林文史资料》第十一辑）

山河沦丧 国耻难忘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期间的关东军司令部

编者按：本文摘自“板垣征四郎刊行会”编辑出版的《板垣征四郎》一书，此书是一部充满军国主义的反面教材，选摘其中部分史料，以供参考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。